

二 媪 进 山

(独幕话剧)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PDG

內容簡介

共產黨員、生產隊長梁二孀，十幾年來一直迎着困難走，哪里有困難就到哪里去，深得貧下中農贊揚。當公社黨委決定抽調她去大隊工作時，她主動要求到常年遭災的靠山堡生產隊，和貧下中農一道治山治水改變山區面貌。她的老伴梁二叔和生產隊副隊長苗振剛誤認為她去大隊工作，一個是興高彩烈為她準備；一個是心情愜愜意欲挽留，三人之間產生了一場喜劇性衝突。經過梁二孀的耐心說服和實際行動的教育，苗振剛和梁二叔都心情愉快地送二孀進山。

二孀進山

(獨幕話劇)

蔡志剛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吉林省新華書店發

開本：787×1092 $1\frac{1}{36}$ 統一書號：10091·5

印張：1 $\frac{1}{18}$ 字數：17千字

印數：1—8,000冊

1966年3月第一版

196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(5)九分

时 间 秋收季节。

地 点 东北某农村生产队梁二婶家院里。

人 物 梁二婶 四十七岁，生产队长，党员。
(简称婶)

梁二叔 五十一岁，社员。(简称叔)

小 燕 十三岁，二婶的女儿，少先队员。
(简称燕)

苗振刚 二十六岁，生产队副队长，党员。
(简称刚)

常山爷 七十岁，靠山堡生产队“贫协”
主席，党员。(简称爷)

布 景 舞台上 是梁二婶家的院子。右侧只露房子一角，墙下附近斜夹一排矮秫秸障子。障子上爬满牵牛花的藤蔓，盛开的牵牛花，

由于中午日晒，花筒已经卷起。几颗高大的向日葵从障内探出头来，迎着阳光挺立。近墙处，有供人休息的一条长凳。左侧一角，竖立着一根笔直的木杆，上面挂着写有“毛主席的话”字样的小黑板。木杆顶端有天线横穿舞台扯向屋簷。

舞台深处是高低不平的地势，有浓郁的树木和即将成熟的庄稼。更远处，山岭起伏连绵。

〔幕启：在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的音乐声中，小燕手拿一纸卷飞跑而上。〕

燕 (进院就喊) 爹，爹呀！好消息，好消息！（趴窗向屋里张望）啊，没在家？（转了一圈自语地）我爹要听见这个消息呀，准得把他乐个倒仰！（将纸卷揣兜里，抬头望见语录板，摘下，进屋）

〔梁二叔手拿鞭子急上，将鞭子挂在墙上。〕
叔 (自语地) 哎，你们说怪不怪，话儿这玩艺儿不长腿儿传的也快呢！才刚我听大伙说，燕他妈从我们这个小队调出去当大队长了！嘿嘿嘿！当了大队长啊，也就是检检查，开开会，比在

小队輕多了。嗯，这回可該讓她歇歇身板了！

〔小燕拿語录板上。

燕 爹，我媽开会回来了。

叔 （前走几步向屋张望）在哪儿呢？

燕 在生产队里，她讓我先回来写毛主席語录。

叔 唔？又換那条？

燕 （指小本）我媽告訴我写这条。（读）“什么叫工作，工作就是斗争……”

叔 （旁白）嗯，这么說，这消息是真的啦！

燕 爹，啥消息呀？

叔 你看这条語录。（指語录本）

燕 語录咋的？

叔 你媽不是一調工作就学这条嗎！

燕 我媽又調工作了？

叔 嗯，調大队去当大队长了。

燕 （高兴地拍手）哎呀，我媽这回当大干部了！

叔 哎，哎！不兴說这話，人家干部不講大小。

燕 不講大小？

叔 对了，你媽講話了，都是为人民服务，都是給人民当勤务員。記住了？

燕 記住了。爹呀，咱又得搬家？

叔 (掏钱数)不用，大队离这儿近，在家吃住就够上了。

燕 那——上大队更得忙了。

叔 傻孩子，那忙啥！大队干部多，一人管一条弦，那象小队干部啥都抓，比小队轻多了。

燕 爹，你说这可不对，干工作竟挑轻的，那算啥态度！

叔 嗨，还挑你爹的字眼儿哪！哈哈！(欲下)

燕 爹，你干啥去？

叔 上供销社。(下)

[常山爷与梁二婶边谈唠着边上。常山爷哈哈大笑，梁二婶背着行李。

爷 (仍笑不止)哈哈，哦！燕儿呀，放学啦？

燕 嗯哪！

婶 大叔，快坐下歇歇吧。

爷 哎。

婶 燕儿呀，还没写哪？

燕 嗯。

婶 这黑板都白了，拿屋去用锅底灰擦擦再写。

燕 哎。(提黑板进屋)

爷 哦? 哈哈! 侄媳妇啊, 我真没想到你呀!

孀 (不解)我? 我怎么啦?(把行李靠在凳子一头的地下)

爷 没想到你这个领头雁哪, 愿意朝我们穷山沟飞呢! 哈哈。

孀 嗨, 大叔, 你想那儿去了! 听说——

爷 听说啦, 哈哈! 公社党委那小王啊——

孀 大叔, 人家都三十多岁啦。

爷 哎——那也不算大呀。

孀 人家都是公社的书记啦。

爷 嗯, 虽说是书记, 可对我还象先前那么亲近呢! 哈哈!

[梁二婶进屋取盆倒水给常山爷擦脸。

孀 大叔, 你和老王早就熟识啊?

爷 熟, 熟啊! 哈哈, 土改那咱我当农民会主任, 他就在工作队, 只为他年纪小, 都管他叫小王。

孀 噢! 你老现在还管人家叫小王呢!

爷 哈哈! 这一下子还改不过来哪。他跟我說,

党本来把你派去当大队长了，可你呀，偏要上我们靠山堡来整治这个小队。哈哈哈！

‘ 嬷 嗨！大叔——

爷 嗯，冲你这个“顶风上”的劲儿呀，够上个硬骨头了！哈哈哈。

嬷 哎呀，大叔，你可别寒碜我了。

爷 以实求实嘛！侄媳妇啊，你这一去呀，我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啦，靠山堡啊，可更有奔头喽！哈哈哈。

嬷 大叔，光我一个人不顶用，改山治水是件大事，得靠党的领导，靠大伙心齐不怕苦。

爷 嗨！你算说着了，要别的咱那儿没有，要说心齐不怕苦啊，嗯，靠山堡的男男女女大小孩子，个顶个的满算上，就是有个穷志气哪！哈哈哈。

嬷 对！就凭着这个穷志气，再加上这两只手，象山西大寨那样，让靠山堡翻翻身，叫穷山沟也变个样。

爷 （高兴地）好；好！说的好啊！大寨陈永贵能干的咱凭啥干不了啊！哈哈哈，只为这桩事呀，

大伙非讓我跑趟公社，跟党要求要求，要个硬榔干部給領个头儿。哈哈，那曾想，沒用党說話，你自个儿就——

嬸 大叔，这是咱們應該应份的呀。

爷 是嘍！党员是得带这个头。

嬸 大叔，你老刚才說的垒石格子呀，編柳呀，別坝呀，都是好办法。可我还想黑虎山上下来的那股空山水呀。

爷 咳！那股水呀才坑人哪，年年七八月間雨水一多，打山上下来那股牯牛水哗哗的山叫啊！多老远就能听见响动。那水一过去，咋好的庄稼連个影也沒有了。剩下的地呀，除了山坡子挂画的就是拉拉崗子。这些年哪，打不出粮食竟靠国家救济了，可乡亲们說，咱們也是庄稼人，咋能一劲儿跟国家伸手呢。大伙这才一心朴实地要跟大寨学，非要治山治水不可。

嬸 大叔，咱們得咋个治法呢？

爷 就想在那山跟底下，修上一条大坝拦住空山水，那就能引水开稻田；再修上一个小水电站，家家就能点电灯戶戶就能挂喇叭！哈哈

哈！

嬸 好啊！大叔，这不就把水害变成水利啦！

爷 嗯！（向往地）半山腰上种树，开果木园子。不能开地的作牧场，养上黄牛白羊满山跑，那肥猪可甸子撒呀，哈哈哈！

嬸 大叔啊，到那么咱哪，咱们靠山堡可就变了模样了！

爷 吓！荒山也就变成花果山啦！哈哈哈。（望望天）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我到东头外甥女家看看，搁那儿——

嬸 不用着忙啊。

爷 哎，我得“麻流”回去给乡亲们报个喜，跟大伙传说传说哪！（欲走）

嬸 大叔啊，你老在大妹子家等着我。

爷 哦？等着你？

嬸 一会儿，咱爷俩一块走。

爷 （意外地）啥？你今个儿就去？（想了一下）咳！你先把家安置安置。

嬸 嗨，家有啥安置的。

爷 你先跟大侄子商量商量，看他再想不通。

。 媯 啊——他还能扯我腿呀？

爷 話是这么說，可你这一走，就扔下他們爷俩，这家里外头的，得給他們好好安排安排。

媯 是嘍！

爷 还有这队上的工作——

媯 队上的工作我計劃好了，等会儿找苗队长唠扯唠扯就行了。

爷 侄媳妇，今个儿你一定去呀？

媯 一定去！

爷 (高兴地)好咧！我等着你。

〔常山爷走，梁二婶跟随。〕

爷 哎，侄媳妇，別送了，打今个儿起，咱們就算一个队上的人啦！怎么还見外呀。

媯 走吧，大叔，我順便上飼养处看看大紅馬。

爷 紅馬咋的啦？

媯 出去七八天了，我估摸着这两天該下駒了。

爷 哎呀，我說侄媳妇呀，你这个人哪……

〔小燕提黑板上。〕

燕 媽，写完啦。

媯 先挂上，等会儿你爹回来咱們一块学。

〔常山谷、梁二婶下。〕

燕 嗯哪。(将黑板挂在木杆上)

〔梁二叔手拿一个纸包一双球鞋急上。〕

叔 燕儿呀，一会儿把你媽調工作的事儿，写信告訴你哥。

燕 (忽然想起)哎呀，你不說我还忘了，我哥哥来喜报了。(掏出纸卷)

叔 喜报？快打开，看他又立个啥功？

燕 (念)“梁志洪同志在練兵中，突出政治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，勇于刻苦，排除万难，杀敌本領过硬，荣立三等功，評为五好战士，特此报喜。”

叔 (高兴地)呵呵呵！好小子，部队沒白培养他！

燕 爹呀，不怕苦就能当五好战士呀？

叔 对了，怕吃苦的人哪，沒出息！

燕 (举喜报)爹，把这貼墙上吧。(指屋里)

叔 朝那儿貼？

燕 和我媽的奖状貼一块唄。

叔 (思考一下)那儿？不行！

燕 咋不行啊？

叔 貼在毛主席象下面的，那得是进过北京城见过毛主席的！呵呵呵！你哥那才是三等功，不够格儿！

燕 那——那啥功算够格呀？

叔 大功！

燕 嗯！写信告訴我哥，讓他立大功。（指喜報）那这个不貼了？

叔 嗯——（指側牆）貼那旁边。

燕 哎。（进屋）

〔苗振刚边上边喊：“二叔，老梁二叔！”〕

叔 啊，振刚啊，坐，快坐吧。

刚 啊，啊。（刚坐又起，旁白）哎，調走二嬸，这老头（指二叔）能愿意呀？

叔 （旁白）哎，調走燕她媽，这副队长（指苗）能搞通啊？

刚 二叔啊，这——（欲问又止）

叔 有事啊？

刚 啊，沒，沒事。（旁白）嗯，他要是能支援我一下，来个統一战綫，（比划着）这一拉一留的，兴許二嬸就走不了啦。

叔 (旁白)嘿! 这小子可不是打的啥主意? 看样子, 我还得好好说服说服他哪。

刚 嘿嘿,(一转眼珠)啊——我说二叔啊, 咱这儿的庄稼又不错呀。

叔 嗯, 哈巴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嘛!

刚 哎, 二叔啊, 你说咱这儿生产搞的好, 粮食打的多, 成了“纲要”队, 可是啥原因呢?

叔 嘿! 人强马壮粪肥足呗!

刚 对了, 你说具体点。

叔 嗯! 就是人人的思想好, 关心集体, 以社——

刚 不, 不, 二叔你再说的具体点。

叔 再具体?(旁白)嗯? 他这是啥道眼呢?

刚 就是——就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
叔 嘿! 人呗!

刚 人的重要因素呢?

叔 好思想呗!

刚 哎——对了, 你说咱们队里数谁的思想最好?

叔 哈, 那人可多了, 饲养员老胡头, 妇女队长赵凤珍, 贫协老主席王大爷, 再呀, 不是我当面

夸呀，就数着你小子啦！

刚 哎，你別說我，你說这骨头最硬的——

叔 啊——大伙不都是捧你二孀么。

刚 (乐得一蹦) 嗨！这回么，咱爷俩才对上口啦！

叔 啊——你白欢喜，她可調走啦！

刚 怎么？你愿意呀？

叔 別問我，你能舍得呀？

刚 咳！坦白地跟你說，我有点沒搞通呢！

叔 啊！我也象有点不乐意哪！

刚 (旁白) 哎！他真是这么想的？

叔 (旁白) 吓！他真是这么寻思的。

刚叔 (二人同时) 哈哈！咱爷俩整到一条轍里去了！

刚 二叔啊，我这可是为你老着想啊！

叔 小苗啊，这也是給你們干部拿主意哪！

刚 吓！你这是为公！

叔 哈！你也沒为私？

刚 咱爷俩合一块！

叔 擰成一股繩？

刚 留下我二孀！

叔 不放我老伴？

刚 拖住不讓走！

叔 这——这可不相当！

刚 (意外地)啊？

叔 你說这可是眞事呀？

刚 我啥时候撒过谎呵！

叔 嗨！这繩可擰不得！

刚 为啥呀？

叔 你二孀上大队是党的分配吧？

刚 啊。

叔 是工作需要吧？

刚 啊。

叔 这小队得服从大队吧？

刚 这——

叔 咋的，我說的不正确？

刚 正确是正确，可是——

叔 这不結了！小苗，当干部的得有个集体思想，
别象井里的蛤蟆只看四四方方一块天！

刚 (着急地)咳！这——

叔 当干部的可不能犯本位呀！

刚 这道理我懂，我是怕咱这红旗队——

叔 咋的，誰敢給夺去？

刚 那——就剩我自个儿——

叔 嗨！还有二百多号人哪。

刚 那也得有个好干部领导啊。

叔 你干的也不赖嘛！

刚 跟二孀比，我还差的远哪！

叔 听你二孀說过，你能頂个大梁使唤啦！

刚 你可別給我戴高帽啦。这些年是二孀把着手教我做工作，可她这一走——

叔 嗨，都是一个大队，接着跟她学唄。

〔小燕唱着歌，手持红樱枪从屋里出。〕

刚 你說这个可也——

燕 （一枪刺向苗）杀！

刚 （一躲）哎哟！

叔 干啥哪？小燕。

燕 小民兵練刺杀！

刚 啊——还朝人身上練哪？

燕 （顽皮地）嘿嘿嘿！这你还不明白？我这是給你提意見哪！